

馬雅可夫斯基選集

第三卷

長 詩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178 字数 460,000 开本 850×1168 耗¹/₃₂ 印张 20⁵/₈ 插页 6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2300册

定价 (4) 2.00元



三 三 三

(攝于1921年)

目 次

穿裤子的云.....	1
脊柱横笛.....	37
战争与世界.....	55
人.....	105
150000000	151
我爱.....	227
关于这个.....	243
给挖出了第一批矿石的库尔斯克工人们， 马雅可夫斯基工作的临时纪念碑.....	321
列宁.....	347
好!	467
放开喉咙歌唱.....	605
注释.....	617

穿褲子的云

四个乐章組成的乐曲

序 曲

你們的思想

在揉得軟綿綿的腦海中幻想着，
如同肥胖的僕人靜臥在油污的睡椅上。
我將挑逗它，使它撞擊我血淋淋的心臟的碎片，
我，莽撞而又辛辣，將要尽情地把它奚落。

我的靈魂里沒有一茎白髮，
在它里面也沒有老年人的溫情和憔悴！
我以喉嚨的力量撼動了世界，
走上前來——我容儀偉麗，
我才二十二歲。

溫情的人們！

你們在提琴上彈唱愛情。
粗魯的人卻把愛情放到皮鼓上敲打。
你們，和我一樣，都不能把自己翻過來，
使整個身體變成兩片嘴唇！

来見識見識吧——

来自客厅的穿着洁白衣裳的
天使队伍中端庄有礼的領队。

你安詳地翻动着你的嘴唇，
象女厨师翻动着烹飪手册的書頁。

假如你們願意——

我可以变成由于肉欲而发狂的人
——变换自己的情調，象头頂的天空，——

假如你們願意——

我可以变成百般順从的温情的人，
不是男人，而是——穿褲子的云！

我不信，会有一个花草芳菲的尼斯¹！

我又要来贊美

象医院似的你进我出讓人踏破的男人，
象格言似的你說我講被人磨烂的女人。

1

你們以为，这是在热病中講出的昏話？

这是真有的事，
发生在奧德薩。

“我四點鐘來”，——瑪麗雅說。

八點。

九點。

十點。

看哪，傍晚，
緊鎖着眉頭的
十二月的傍晚，
已經離開窗前
走進夜的恐怖的不安。

枝形燭台向着衰老的背影

哄笑而又嘶鳴。

現在誰都不會認識我了，
暴着青筋的巨人
呻吟着，
痙攣着。
我這個大塊頭還能想望什麼？
但它却想望得很多！

儘管我是青銅鑄就，
儘管我的心是冷鐵打成，
但對我自己這全都無用。
夜里還想把自己的聲音
隱藏到柔軟的
女人的心中。

於是
我把我的巨大的身體
彎到窗前，
額頂融化着小窗上的玻璃。
會不會有愛情？
什麼樣的——
巨大的還是纖小的？
這種人身上哪會有巨大的愛情？
一定是渺小的、
柔順的、纖細的。

它会在汽車的鳴叫下吓倒，
它只愛听馬車的叮叮的鈴聲。

我把我的面頰
緊瞓着雨天的麻臉，
等啊、等啊，
我在等着，
雷声似的城市的水波向我飞溅。

子夜带着快刀拚命奔跑，
追上了，
杀死了，——
看杀死了它！

十一点倒下了，
就象死囚的头顱从断头台上滚下。

玻璃上灰蒙蒙的雨点
嗥叫着，
露出它那巨大的丑恶的面貌，
好象巴黎圣母院大教堂²上的怪兽
在咆哮。

该死的！
怎么，这样的戏弄还不够？
嘴巴就要喊破了。

我聽見，
慢慢地，
好象病人走下病床，
神經跳了下來。
你看，——
它先慢慢地
走過，
然後
激動地、
分明地跑起來。
現在它同兩個新來的神經
在拚命地舞蹈。

樓下天花板上的灰皮都崩塌了。

神經——
大的、
小的、
許許多多！——
瘋狂的神經在奔騰着，
神經的腿
已經癱軟無力了！

夜就象爛泥似的填滿了房間，
沉重的眼睛掙不脫夜的泥潭。

房門突然咯吱吱地响起，
好象旅館的牙齒
在吓得打顫。

你进来了，
突如其来，象是說了一声：“給你！”
你揉搓着羚羊皮手套，
說道：
“您知道嗎——
我要出嫁了。”

好，出嫁吧。
沒有什麼。
我非常鎮定。
您瞧——我多么沉着！
就象是死人的
脈搏。

記得嗎？
你說過：
“杰克·倫敦，
金錢，
愛情，
肉欲”³，——
可我只看見：
您——是焦孔達⁴，

一定会被人偷走的！

已經被人偷走了。

鍾情的我又陷入了爱情的游戏，

火光照亮了我紧蹙的眉尖。

是的！

在那大火焚烧过的房子里

有时还栖息着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您捉弄人？

“您的妄誕的宝石

并不比乞兒的銅錢多多少。”

記住吧！

当嘲弄維苏威火山时，

庞貝城⁵就毀灭了！

唉！

先生們！

褻瀆、

犯罪、

屠杀的

愛好者，——

你們看見过

这最可怕的东西——

我的臉孔，

在

我

絕對沉靜的時刻？

我感覺——

“我”

對我太小了。

好像有人頑強地要从我身上秤出去。

啊！

誰在說話？

媽媽？

媽媽！

您的兒子病得很重！

媽媽！

他心中大火熊熊。

告訴姐姐們，柳達和奧麗雅¹，——

他已經无处藏身。

他從他那火燒似的嘴唇中噴吐出的

每一個字，

甚至每一句笑談，

都象跳了出來，如同煤體的娼妓

逃出燃燒着的妓院。

人們聞見——

一股焦臭味！

追上了什么人。
声势赫赫的人们！
戴上铜盔！
不要穿长靴！
告诉消防队：
披上温柔的衣衫爬进燃烧着的心。
我自己。
含泪的眼睛象水桶似的凸出。
让我来撑住肋骨。
我要跳啊！跳啊！跳啊！跳啊！
倒塌了。
没有能够从心里跳出！

在燃烧得通红的脸上，
从嘴唇的隙缝里
跳出一个烧成焦炭似的吻。

妈妈！
我不能唱歌。
我心里礼拜堂的歌台正在燃烧！

烧焦的语言和数字的形影
冲出天灵盖，
就象孩子们奔出起了火的楼房。
恐怖
这样地紧抓着天空，

凌駕过

“魯西塔尼亞”⁷ 燃燒着的臂膀。

千百只眼睛的大火从碼頭上扑向

发抖的人們的

寂靜的住宅。

最后的喊叫呵，——

願你至少

再响上几个世紀，就說：我在燃燒。

2

贊美我吧！

我不同于那些伟大的人物。

我給人們所創造的一切

加上两个字：“虛无”⁸。

任何时候、

任何东西都不想讀。

書嗎？

書是什么东西！

从前我以为——

書是这样写成的：

詩人走来了，